

裴勇俊 孙艺珍 联袂主演

最受瞩目韩片《外出》小说版
一样的精彩 不一样的享受

외출

〔韩〕许秦豪／原著
〔韩〕金炯喆／作者
孙鹤云／译



中信出版社
CITIC PUBLISHING HOUSE

外虫 之志

〔韩〕许泰豪 / 原著
〔韩〕金炯喙 / 作者
孙鹤云 / 译



中信出版社
CITIC PUBLISHING HOUSE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外出 / (韩) 许秦豪原著 ; (韩) 金炯暻 作者 ; 孙鹤云译 . — 北京 : 中信出版社 , 2006.1
ISBN 7-5086-0537-3

原文书名 : APRIL SNOW

I. 外… II. ①许…②金…③孙… III. 长篇小说-韩国-现代 IV. I312.645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(2005) 第144752号

APRIL SNOW © 2005 by Hur jin ho & kim Hyung kynug

Translation rights arranged by Music & Film Creation Co.Ltd.& Seo Won

Universal Co. Ltd through Shinwon Agency Co. in korea

Simplified Chinese edition copyright © 2005 by CITIC PUBLISHING HOUSE

ALL RIGHTS RESERVED.

外出

WAICHU

著 者 : [韩] 许秦豪 [韩] 金炯暻

译 者 : 孙鹤云

责任编辑 : 朱洪海 何 鹏

出 版 者 : 中信出版社 (北京市朝阳区东外大街亮马河南路14号塔园外交办公大楼 邮编 100600)

经 销 者 : 中信联合发行有限责任公司

承 印 者 : 北京诚信伟业印刷有限公司

开 本 : 880mm × 1230mm 1/32 **印 张 :** 5 **字 数 :** 101千字

版 次 : 2006年1月第1版 **印 次 :** 2006年1月第1次印刷

京权图字 : 01-2005-6623

书 号 : ISBN 7-5086-0537-3/G · 137

定 价 : 18.00元

版权所有 · 侵权必究

凡购本社图书, 如有缺页、倒页、脱页, 由发行公司负责退换 服务热线: 010-85322521

<http://www.publish.citic.com>

010-85322522

E-mail: sales@citicpub.com

author@citicpub.com

舞台灯光师仁秀突然离开岗位赶往医院，妻子秀

珍遭遇了车祸。在医院里他遇到了书英，书英的丈夫也因车祸而昏迷。他们比世上任何一对情人都更深爱自己的爱人，但是他们尴尬地发现，各自的爱人是一起遇上车祸的。在守候病人苏醒期间，仁秀和书英在医院附近的一家旅馆暂住，困惑和愤怒全盘推翻了他们宁静、平和的生活，在这种充满怀疑的氛围里，一个巨大的秘密在渐渐地萌芽……

责任编辑：朱洪海 何 鹏

装帧设计：奇文雲海 @@@@
qwylh_cn@yahoo.com.cn

版式设计：袁 锐

经 销：中信联合发行有限公司

의
호





1

仁秀第一次见到书英时，书英正坐在一条长椅的一侧，双手紧握在一起，身体很用力地蜷缩着，在她的左边，是手术室的入口。

仁秀飞奔了四个多小时才赶到这里，他本想直接冲过去问她：“现在里面接受手术的患者是不是出了交通事故，是不是我的妻子姜秀珍？”但是，在这个蜷缩着的女人面前，一切都停止了。慌张的动作，刚想说出口的问题，还有一路上的焦急……这个女人看上去像是一座水泥或黄土砌成的雕像，确切一些说，像一座还没有完全干透的、易碎的雕像。仁秀远远地避开她，离开了手术室前狭小的空间。

气喘吁吁的仁秀希望自己能够尽快平静下来，而在那边，女人缓缓地搓了搓紧握的双手，然后捂住了脸。仁秀终于感到自己的心跳慢了下来，原本激动的情绪也平静了许多，这时，蜷缩着的女人开始像战栗一样不停地颤抖。

仁秀做了一个深呼吸，走到那条长椅的另一侧坐下，心里有一种坠入深渊的感觉，似乎自己是一个想伸手寻求援助的弱者。他环顾周围，旁边的那个女人重新变成了一座坚硬的雕像。

听到秀珍出事的消息时，仁秀正在检查灯光系统。他的内心顿时陷入了昏天黑地般的漩涡，周围的世界仿佛成为一个在黑暗中旋转的舞台。那时，仁秀的助手光伊正在舞台上检查灯光器械，他叫了仁秀好几声，可仁秀根本没有反应，直到光伊

走过来拍了拍他的肩膀，仁秀才意识到应该马上去医院看秀珍。

他把剩下的工作交给光伊，发疯似地跑出剧院，当他驾车在寂寥的高速公路狂奔的时候，眼前的世界就像刚才舞台前面的那些座位，空空荡荡。

仁秀的车翻越过可以眺望到东海岸的小山坡时，天空开始飘起了雪花。地方小城在子夜过后就像散场后的小剧场，医院走廊里的脚步声似乎是从空旷的舞台上发出的声响，这一切都让仁秀觉得那么地不真实。

在手术室外长久地等待的时候，仁秀曾五六次走到门外去吸烟，在走廊尽头的自动售货机里先后买了三杯咖啡，十几次站起身盯着手术室的大门，不停地在那狭小的地方徘徊。手术时间越长，仁秀越是担心和焦急，他感到这些情绪正在一点点消耗着自己的元气。“秀珍很怕痛的，平时就连手指上扎个刺儿都像铁棒扎在心脏上一样大惊小怪，被雨淋到也会像溺水一样地痛苦不堪。”想到秀珍此时可能正忍受着巨大的痛苦，仁秀的心像针刺般难受。

仁秀根本无法安静地坐在某个地方，而一旁的书英则仍然呆坐在那条浅褐色的木椅上，她穿了件深褐色的毛衣，坐在那里一动不动，简直成了椅子的一部分。她仍然双手紧握，上身深深地弯曲着，肩部和背部偶尔耸动一下，像是在深呼吸，有时又用手捂住脸。这个姿势几乎凝固，甚至连呼吸都已经停止的女人让仁秀感到更加不安。

直到仁秀赶到医院四个小时之后，手术室的门终于打开了，

外
出





一直坐在椅子上像没有生命的装饰物一样的书英也腾地站起身来。一名护士从手术室里走了出来，环视四周，问道：“姜秀珍的监护人来了没有？”仁秀马上朝护士走了过去，而书英又重新瘫坐在椅子上。

仁秀跟随护士来到重症监护室，只见秀珍身上插满了各种连接针管、氧气瓶和其他医疗器械的管子，仁秀心想，秀珍能挺过来真是谢天谢地啊。他轻轻握住了秀珍的手，仔细端详着她的脸庞：头部的绷带上有一些渗出的血迹，透过绷带的缝隙，淤血和刮破的伤口也依稀可见，另外，她的手背和胳膊上也有多处伤口。

“好吧，等你康复了……孩子的问题，就随你吧。”仁秀用力地握了握秀珍的手，像是与她做了约定。而实际上，对于在这个复杂的世界里把一个孩子培养成才，仁秀还没有足够的信心，所以，他以前一直不想要孩子，而秀珍却总是开玩笑似的说：“你只要提供一个精子就可以了……”也就是说，她只要一个精子，剩下的怀孕、生产和养育工作将统统由她一个人承担。就在仁秀出差那天早上，在他临走之前秀珍还说：“就一个，几亿中的一个而已，多一个都不需要。”

秀珍的肩膀有很多处淤血，仁秀帮她把被子掖好，他有些后悔当初没有按照秀珍的想法去做，早知道会这样，如果秀珍有个三长两短……至少应该有个长得像秀珍一样的孩子啊。仁秀第一次意识到有可能会失去秀珍，此刻，有关秀珍的一切似乎都能够让他痛心疾首。

又一个患者被推进了重症监护室，仁秀立刻认出旁边的那个人——好似装饰物的女人跟着医生走了进来，视线一直停留在病床上躺着的患者身上，这时才可以看出她的眼神与面色都泛着生机。那位患者的病床在同秀珍的病床垂直的方向停了下来，两张病床之间隔着些距离。对面病床上的患者看起来像是那女人的丈夫，他的身上也插着输氧管。

又过了两个小时，仁秀才从医生那里知道了一些关于秀珍的情况，那位医生的脸上还带着昨天通宵手术后的疲惫。

“出事的时候，患者脑部和腰椎受到了很大的冲击，现在手术已经顺利完成，我们采取了一些措施正在帮助她降低脑压，但是……”医生停下来看了看仁秀，似乎想要确认仁秀是否已经做好了心理准备。仁秀看着医生，点了点头，表情依然如故。

“暂时……可能会陷入意识不清的状态。”

仁秀安静地站在那里，好像没有听懂医生的话，不，应该是不想听懂。他感到自己开始逐渐变得僵硬，说不了话，也不能动。

“您说的暂时……是指她还能醒过来？”

“这还得继续观察。”

片刻，医生又加了一句：“不管怎样，我们都保持乐观的心态吧。”仁秀刚从医生的办公室出来，一直在外面等候的女人就走了进去，与仁秀擦肩而过。

“如果秀珍成了植物人，要安静地躺在那里度过余生的话……”过多地担心未来不是仁秀的风格，但仁秀感到自己

外
生
（1）





好像已经不是自己了，从医生的办公室出来，他径直走到了楼顶，想一个人安静会儿，努力打起精神。他不知从何做起，一切都毫无头绪。风从四周吹来，在楼顶肆虐。

“我不在的时候，你可不要乱来哦！”秀珍出差前说的这句话随风飘过仁秀耳边，十分清晰，她还用一种轻快却很特别的低沉声音轻轻补充了一句：“如果有事，不要让我知道。”仁秀走到秀珍身边，低头看着她，目光清澈得几乎可以映出他的内心。“如果有外遇，不要让我知道。”秀珍这句话说得很明快，仁秀喜欢秀珍这一点，这应该出于她的宽容与自信吧，她相信仁秀的心绝对不会偏向其他女人，相信他们之间的亲密关系是任何人都无法插足的。在秀珍面前，仁秀喜欢做出一副百依百顺的态度。

仁秀靠在屋顶的栏杆上向远方眺望。四周山峦环绕，风儿越过那些山峰吹过来，一会儿从左边掠过仁秀耳际，一会儿又从右边将仁秀的头发弄乱。仁秀意识到，现在他应该陪在秀珍身边，这无论对自己还是秀珍来说都有好处。

在避风的地方抽了两枝烟后，仁秀离开了屋顶。刚下了几级台阶，他看到下面坐着一个人，一眼就能看出是那个女人，那个穿着深褐色毛衣坐在浅褐色长椅上，一动不动，好似长椅上固定装饰物的女人，看来她也从医生那里听到了不祥的消息。此时，仁秀的内心好像灯火熄灭后的舞台，而面前蜷缩着的这个女人就是最合适不过的配角，他们是欢呼和灰尘渐渐散去、连灯光和音响营造出的幻境都已经消逝之后，孤零零地留在舞

台上的两个人。

仁秀看了看那个女人，又轻轻走回了屋顶。这不仅仅因为带着皮鞋的声响从别人的悲痛中经过是一种无礼，而且是当他一看到这个女人，情绪就又波动起来。

仁秀从未想像过没有秀珍的生活。他们一起走过了二十几岁的时光，两人在校园里相遇，仁秀毕业、服兵役和工作期间，秀珍一直都陪在他身边。秀珍使仁秀明白了灯光工作也是一种艺术。每次演出，她都会捧着一大束花赶来，对仁秀制作的灯光效果发出感叹并描述自己的内心感受。她还教给仁秀日常生活的规则和窍门：每天要刷三次牙，每次都要在饭后三分钟以内进行，时间要持续三分钟以上。这就是秀珍教给仁秀的所谓“三，三，三战术”。

最重要的是，秀珍的存在给仁秀的生活涂上了一层亮丽的黄色，只要秀珍在，无论什么情况，所有的感觉似乎都会变成黄色，新鲜而亮丽。真是个奇妙的女人。

直觉告诉仁秀，在失去秀珍的那一瞬间，生活的亮度、色彩都将发生剧烈的变化，仁秀非常希望她能挺过这次难关。抽了两枝烟，仁秀离开了屋顶，那个女人不见了，仁秀看了看四周，朝着重症监护室走去了。

快走到病房的时候，仁秀发现那个女人正站在重症监护室的玻璃窗外，双手插在深褐色毛衣的衣兜里，额头靠在玻璃窗上，茫然地看着里面。透过巴掌大的窗户，只能看到房间里面病床的栏杆和患者缠着绷带的额头，即便如此，对那个女人来

外出





说，能这样看着总会感觉安心得多。除了徘徊在重症监护室周围，仁秀也不知道还能做些什么。

仁秀坐在重症监护室前的椅子上，给光伊拨了个电话。虽说没有不重要的演出，但这一次绝对是特别重要的。演出在一所大学的体育馆里进行，舞台足有五十米宽，纵深也有三十米。灯光要能够覆盖整个舞台，因此舞台越大，灯光的设计就越要细致。另外，台下一部分座位是和舞台的左右两边平行排列的，这就对灯光设计提出了更高的要求，必须能吸引现场各个位置的观众的注意，还要完成在各个角度都感觉不到灯光死角的周密设计方案。最重要的是，光线要有力度，要丰富、饱满。

光伊说，刚刚结束昨天的灯光检测工作，中午准备进行技术彩排。

“你一个人没问题吧？”

“是的……”光伊的回答显得有些软弱无力，他沉默了一会儿，说：“我会尽全力的。”

他跟仁秀在一起工作了很久，仁秀对他的能力还是很有信心的，再说，年轻人只不过在技术方面还缺少点经验罢了，在对音乐的把握和感受力方面反而更加出色，他们可以用全部的身心去体会音乐，任何情况下都能够保持机敏，仁秀在光伊那个年龄的时候也是这样的。

“你会做得很好。”

仁秀的话中充满了对光伊的信任，而且这次活动的灯光设计是两人一起完成的，所以对光伊来说这点工作不会太勉强，

但在演出当天，仁秀觉得自己还是要过去，就算照明机械都已完美地设置好，控制台的程序也准确无误地输入完毕，但操作还是需要由人来完成的。歌手在舞台上的演出方式经常会与原定的不一致，灯光也是一样，演出一旦开始，就会有很多变数，这时就要适时调整，制造出新的变化效果。实际工作中的应变能力和灵活性是年轻人所欠缺的，这也正是仁秀的优势所在。

“金代表那边，我会再打电话的。”仁秀刚要挂断电话，光伊问到了秀珍的情况，仁秀简单地回答说：“伤到了一点儿。”光伊似乎还想继续往下问，仁秀说了句“辛苦了”，就匆忙结束了通话。

刚才站在重症监护室窗边的女人这时正坐在仁秀对面的椅子上，一只胳膊支在椅背上，手托着头部，斜靠着坐在那里，这个姿势看起来比刚才舒服得多。透过窗子投射进来的冬日阳光落在她深褐色的毛衣上，似乎在抚慰着她。

这时，仁秀才觉得有点奇怪，从昨晚到现在，一直不停地遇见她，重症监护室、屋顶台阶、就连这走廊里……这个女人到底是谁，她的庐山真面目到底是什么？仁秀开始注意起这个女人，深褐色的毛衣看起来不太吉利，褐色使人显得憔悴，似乎会带走人们肉体 and 内心的力量……

仁秀从那女人身上收回视线，拨通了秀珍公司的电话，他得告诉她的公司，秀珍出事了，最近一段时间不能上班。接电话的是个女的，“我是姜秀珍的丈夫。”仁秀首先说明了自己的身份。

“我妻子昨天在出差的路上遇到了车祸，刚做完急诊手术，

外出





现在躺在重症监护室，意识还没有恢复，所以……”如果当时接电话的女人没有打断他，仁秀是准备这样说的。但是听到她机械般做出的那句回答，仁秀忘记了所有想要说的话。

“姜秀珍现在正在休假，您有什么事？”发报机一样的声音从耳朵进入脑海，扰乱了他的思绪。仁秀像是没听懂女职员的话，反问了一句：“噢？您刚才说……”

女职员又打断了他：“从昨天开始休假四天，如果您有急事，要不要告诉您她的手机号？”

“噢，不用了。”

“竟然在休假……”仁秀挂掉电话，好像不懂休假的意思，嘴里不停地叨咕着这句话。竟然在休假，他觉得手里的电话越来越烫，头也昏昏沉沉地像发起了低烧，抬起头望去，医院的走廊似乎正在无限地变长……窗外的阳光落在白色的墙壁上，开始向四处反射，然后很快漫散开来。在不断伸长的空间和细碎的光线中，仁秀眼前开始慢慢变暗，他感到一阵眩晕，好像过度疲劳和睡眠不足所产生的影响一下子涌了上来，他努力睁大眼睛，凝视周围的事物，却看到了坐在对面的那个女人，她的额头埋在水臂里，一动不动。

2

书英第一次真正注意到仁秀是在警察局。当时，书英好不容易穿过办公桌间狭窄的过道走到金正燮警长面前，地方小城市的警察局简直就像自己的头发一样乱七八糟。金正燮警长确

认了书英的身份后，让她稍等一会儿，说是还有一个人没来。还处于失神状态的书英不太明白警长的话，只觉得警察局像一个巨大的混沌空间，又脏又乱的东西正在发出无数噪音。

“请问金正燮警长在吗？”门口有人找金警长。正在看资料的一个警察抬起头，问道：“你是姜秀珍的监护人吗？”那个男人回答说是，然后就走到了书英旁边，这时她才明白警长所说的还有一个人没来是什么意思。

这个陌生人穿着卡其色裤子和黑色夹克，在敞开的夹克里面，白色和灰色的T恤套穿在一起，急匆匆阔步走来的他戴着眼镜，皮肤偏白，这种长相在那些一到中午就涌向市中心的白领中经常可以看到，没有留给书英什么特别的印象。在书英看来，他苍白的脸庞和粗糙的衣着给人一种不协调的感觉，但这也无所谓，毕竟他跟自己没有任何关系。

男人向书英行了个注目礼，然后坐在了书英旁边，警长这才把手中的文件簿递给他们。

“现在还不能确认两个人谁是司机，我们发现的时候，两人都在车外……”

文件簿中的一页贴着两张事故现场的照片，这时书英才猜到旁边的这个男人是谁——应该是和她丈夫一起出事、正躺在重症监护室里面的那个女人的丈夫。书英顿时有种触电的感觉，她那长时间以来几乎已经停止思考的大脑忽然意识到了一个事实：原来丈夫不是一个人出差，而是和一个女人一起！

“那是尹京浩的车，所以他开车的可能性大些，但我们还

外出





要仔细调查。”警察说，开车的人将被认为是凶手，而坐在副驾驶驾驶的则是被害人，但最惨的被害人还要算是那个卡车司机。他一张张地翻着书英面前的文件簿，照片上被撞塌的护栏和树干显得十分丑陋，汽车被甩到了公路一侧的田地里，前挡风玻璃碎了一地，周围还可以看见斑斑血迹。

卡车为了避开尹京浩的车，紧急变向，结果直接落入了悬崖，沿着二十多米高的崖壁跌到了干涸江底的砾石上面，摔得很惨。书英把头扭了过来，不想再看照片，过了一会儿，男人也终于转过头去。

“卡车司机怎样了？”

“那个人伤势很重，我们想把他转到大医院，但由于伤势过重……”警官欲言又止，书英和旁边的那个男人谁都没有追问。

“可姜秀珍和尹京浩是什么关系呢？”

“我丈夫说今天要去三陟出差，他在那里开了分店。”

书英感到自己好像在为丈夫的行踪打掩护，这是因为一起出事的是个女人吧。

旁边那个男人回答的语气也和书英十分相似：“我妻子是装修公司的组长。”

书英下意识地点了点头。快餐连锁店的所有分店不仅菜单和加工材料要相同，室内的装修也要一致。老公曾说过每开一家分店都有专门的公司负责室内装潢，新分店开业后，前期的亏损可以通过从装修公司那里得到的利益来弥补，因此这两个领域间的合作非常重要，只是装修的合作伙伴是个女性让人有

些意外，但还是可以理解的。

“那么两位是在出差途中出的车祸？”警察一边往电脑里面输入信息一边说，“现场采集的一些资料已经送往国立科学调查研究所，半个月以后就可以确定司机是谁了。”

“姜秀珍当时喝了酒，会不会……”

“会不会是酒后驾车呢，这样问题就更大。”警察话音未落，旁边的男人就坚决反驳道：“我妻子不会喝酒。”警察歪了歪头，继续敲着键盘。

京浩并没告诉书英还有同伴一起出差，而且这个同伴还是个女的，但书英对京浩还是很信任的，他是个绅士，书英从未把他和别的女人联系在一起。这倒不是因为书英相信他只会爱自己一个人，而是看着身着笔挺西装的京浩，书英无法想像他会和别的女人打情骂俏或者偷偷出去兜风，甚至在床上他也是斯文而安静的。

书英没想到自己会对相亲认识的京浩如此心动，更没想到他对自己的感情也是日益加深，五年的婚姻生活中，如果说有什么不满的话，那就是京浩的工作总需要出差。两人刚结婚那阵儿，京浩刚刚辞去了以前的工作，自己开了家快餐连锁店，以后每年都会在两三个地方设立分店，到现在已经有十三家了。

新婚期间每当京浩出差，书英一个人到了晚上就会害怕，所以经常去婆家或娘家过夜。而现在书英早就习惯了，甚至开始体会到为他准备行李的乐趣，喜欢等待他带回的出差礼物，生活变得十分舒适。新婚期间，京浩的出差礼物经常是花束或

外出

